



# 冬至大如年

□何龙飞

小时候,我经常听到父亲说“冬至至长,夏至至短”“冬至大如年”“晴冬至,年必雨”“冬至暖,烤火到小满”等关于冬至的谚语,并作了解释,意在普及冬至常识,增进了解,关注节气。

可是,我年幼,不太懂冬至的内涵及意义,只知道应和父亲,以不负他的良苦用心。

读书后,我才明白冬至的节气内涵及意义:冬至,又称日南至、冬节、亚岁等,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,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,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。冬至是四时八节之一,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,在古代民间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讲法。冬至习俗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。在中国南方地区,有冬至祭祖、宴饮的习俗。在中国北方地区,每年冬至日有吃饺子的习俗。时至冬至,标志着即将进入寒冷时节,民间由此开始“数九”计算寒天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又知道了家乡冬至吃羊肉驱寒进行“冬补”的习俗。不过,要怎样过冬至才更有意义呢?一时半会,我茫然。冬至前一周,我就开始谋划,

邀请哪些亲朋,到哪家羊肉馆聚餐,酒水自带还是买餐馆的,除了喝酒、吃羊肉等荤素菜外,是否畅谈“冬至文化”等等,都要考虑清楚,做到未雨绸缪,打有准备的“仗”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于是,我选好了羊肉馆,交了定金,确定了菜单,诚邀了亲朋,心里才踏实起来。

冬至那天下班后,我急匆匆地赶往羊肉馆,接待亲朋,一起把美味的羊肉吃起来,把醇香的老白干喝起来,把开心的话儿说起来,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!特别是我与亲朋们趁着激情谈论起了“冬至文化”,更是将节气氛围营造了起来。要是分南北派划拳喝酒,那高潮与欢乐就不言而喻,就连不喝酒、不划拳者看后也会喜笑颜开,掌声阵阵。

总结一番后,我发现:我和亲朋们都是主角,羊肉及其他菜都是配角,划拳、喝酒、谈论等都是“形”,冬至的来龙去脉、民俗、内涵、意义等文化是“主题”,亲情、友情的浓烈则是“神”,这不正是把冬至过成“散文”的真实写照吗!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我和亲朋们吃、



喝、论、划得尽兴后,才挥挥手作别,相约来年“冬至见”。

第二年冬至如约而至,我和亲朋们依然吃羊肉、喝酒、摆龙门阵,欢快不已。特别是兴奋地谈论冬至,背诵起了冬至谚语或者即兴创作、吟诵冬至的“打油诗”,更是令我们喝彩、点赞不已。

今年过冬至,我想也不会例外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涪陵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## 把冬至过进诗里

□姜义华

光阴荏苒,暑去寒往,又是一年冬至。冬至前的寒潮,直接带来了冬天的清冷,我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人群,没心情体验天干物燥的萧瑟,感怀冬天的冷寂,我只想冲破这孤寂的寒冬,去沉醉于初春的生机勃勃。不过这阴阳二气的自然转换岂会因我一介俗人而有所扭转,既如此,还不如踩着冬至这一个四季轮回的重要节点,让北风拂面、极寒加身,拖着笨拙的脚步穿梭在冬月腊月的光阴里,一步一步走向春天。

“年年至日长为客,忽忽穷愁泥杀人。”一千多年前的诗圣杜甫在异乡面对穷困愁苦难以释怀,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,一千多年后有一个与他有着同等悲怀的女子,站在南州的渡头,踏着冬至的门槛,让夕阳拉长她的影子,歪歪斜斜、如影随形,任起伏跌宕的北风吞没她的踪影、她的思绪。

冬至在二十四节气中排第二十二,这一天白昼最短,黑夜最长,从这一天起,正式进入寒冬,是一九的第一天。冬至来临,西南地区有冬至大如年之称,人们喜欢炖羊肉,包饺子,围着火炉,以抵御寒潮的侵袭。俗话说:“冬至不吃肉,冻掉脚指头。”

想着小时候的《九九歌》:“一九二九,灶跟幽幽(躲藏);三九四九,绞碎捣臼;五九四十五,太阳开门户;六九五十四,枯丫发嫩刺;七九六十三,棉衣两头撮;八九七十二,黄狗晒阴地;九九八十一,飞爬一齐出”,就忍不住趁着寒风脚步,奔往季节轮回的河岸独自缓行,任那凛冽的北风吹落满山的金黄,我深深地叹惜着对时光报以回望。脸被刷得通红,手被冻得发紫,咸咸的鼻涕顺着嘴角流下,在距离太阳最为遥远的节序里,我在瑟缩中想起白居易的诗: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。

是呀,现在南州城里的灯火,一如千年前的邯郸驿站,到处热闹非凡。那时的诗人是多么的惆怅,多么的孤独,他仕途上的得与失与这份情怀比起来,似乎什么也不是!可是我一介女流平庸之辈,渺小至极,怎么也生出此等愁怀,甚至与白居易同病相怜,在寒夜中抱膝而坐,努力地想感受到一丝温暖。想到母亲的席上,是不是也炖着羊肉,欢庆中牵挂着他们的女儿一人在异乡漂泊,女婿在远方打拼,外孙在外地求学,他们看着肉却无心下筷,心中更觉寒凉与忧心,不知孩子们在外面过着怎样的冬至。

细想起来,与其说冬至必须要吃羊肉和饺子,不如说是珍惜温暖与团圆。珍惜人间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。吃的是那份亲情、那份吉祥。所以在古代,无论堂上君臣,还是乡野百姓,对待冬至都是虔诚而隆重的。而今,我辈行色匆匆,纺云乘风,早忘记了节日的厚重,忘记了沿途的风景,忘记了季节的诗情。谁还能记起《荆州记》里写的一段寄梅之谊:“陆凯与范曄相善,自江南寄梅花一枝,诣长安,予曄。”随花附诗一首: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

我们何不一效古人,短暂停下奔波的脚步,不要去想明天何去何从,捡起传统的人文与诗意,丢掉琐事与烦绪,在冬日里寄出春情,将日子过进诗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川江木洞

□海清渭

木洞,重庆巴南的一个古镇,千年秀逸在长江南岸。木洞,曾经是长江边的一座重要水码头,既是川江下游出重庆的首站,也是川江上游到重庆的末站。

从重庆主城出发到木洞,车程不到一小时。木洞不愧是个亲水的古镇,连停车场都独树一帜。空旷的河滩就是停车场,而且免费。摇下车窗,左下方是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,右上方是古色古香的木洞河街。停好车,我们踩着鹅卵石,沿着江畔,缓缓而行。

冬阳暖暖,碧波滚滚,游人如织,客轮穿行,仿佛千年码头的繁华从未远去。岸边垂钓的男人,像爷爷,像父亲,又像兄弟。柳树下洗衣的女人,像奶奶,像母亲,又像姐妹。一排排深绿的柳树,在茫茫江水中,倩影摇曳,如同临风起舞的翩翩绿衣仙子。鸟儿停在婀娜多姿的柳枝上,我们穿行在柔中带刚的柳条间,鸟儿沉醉,我们也沉醉。沉醉中,我想起了刘禹锡,想起他的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踏歌声”。

一条过河船缓缓停下。船主满脸笑容地招呼,美女帅哥,过不过河。

暂时不坐,我们先逛木洞河街,如果下午有时间再来坐过河船。

我们跟着文友上石阶,穿过银青色石墙下的宽敞拱形石门。文友望着石门上的水国舟市,说了木洞洞出神木的来历与鲁班和石井有关,又说明清时期木洞是川渝名镇之一,在川东一代久负盛名。我一下想到了王维,想到他用“水国舟中市,山桥树杪行”的诗句为木洞水上舟集成的盛况点赞。当文友说到,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,从木洞场到木洞里到木洞镇到沧白镇又到木洞镇,几易其名,有着悠久历史的木洞逐渐从热闹走向冷清,我们都选择了沉默。

上完长长的石阶,就到了木洞河街。八百米河街蜿蜒得古朴精致,黛瓦下,青砖上,一串串红灯笼,分外耀眼。凭栏远眺大江东去,木洞河街隐隐透着一股凤凰古镇的风情。滨江大道下面是木洞河街主街,主街的内侧有一列整齐的内街门店,主街外边数十幢独立的院落像数十朵木花次第绽放在江边。那些独立的下河石台阶,各式雕花,各种古老的传说,栩栩如生地雕刻在挡墙上,极大地方便了游人了解木洞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在光滑的青石板路上走走停停,追忆巴文化,感受旧时光。不知不觉12点了,文友就近请我们吃豆花饭。说是吃豆花饭,其实除了河水豆花,还有很多菜,木洞油酥鸭、木洞土鸡、木洞榨菜、船帮菜等香喷喷摆了一大桌。当然,我们吃得最多的是河水豆花。嫩而不散、绵而不老的河水豆花,再配一碗甑子饭,那味道,简直不摆了。毫不夸张地说,白嫩绵实、麻辣鲜香的河水豆花是名副其实的木洞特色。

吃了河水豆花,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前行。没走几步,一扇石头砌成的拱形门楣上木洞山歌这四个飘逸的黑体字,牵住了我们的脚步。不等我们问,文友主动告诉我们,木洞山歌是木洞人传唱的传统山歌,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“巴渝歌舞”,经战国时代的“下里巴人”、汉代的“巴子讴歌”、唐代的“竹枝”,直至明清演化形成木洞山歌。我们嚷嚷着要听木洞山歌,文友也不推辞,扯开嗓子唱了起来,“正月采花无花采,二月采花头上戴……冬月采花进暖房,腊月采花等春来。”文友一曲雄浑而悠扬的采花歌,不光赢得了我们的尖叫和掌声,还赢得了我们的羡慕和感动。

逛完木洞河街,文友把我们带到一家靠近江边的茶馆。茶馆外面是亲水步道,步道外面是美丽的河滩。晒着暖阳,沐着江风,喝着清茶,聊着闲天,其乐融融。

木洞的春天比木洞的冬天更美。文友说。

不会吧,我觉得冬天的木洞已经很美了。拿起一个木洞蜜枣,我半信半疑。

文友把手推过来。手机屏幕上,天蓝云白,江水清亮,格桑娇艳。

春天的木洞河滩,开满了五彩格桑?我一下惊得目瞪口呆。

对呀,河滩上开满了五彩格桑,如果喜欢,欢迎明年春天再来木洞。文友笑着说。

我点了点头。明年春天,我会再来木洞。我想看看,是五彩格桑缤纷川江春水,还是川江春水荡漾五彩格桑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